

生命的再造和张扬——我与女性文学

来源：[本站](#)，[转载请标明出处](#)

作者：[陈骏涛](#)

时间：[2008-10-04](#)

Tag：

[点击](#)：

新近，有一位从事性别研究的年轻女士问我：“您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女性文学研究的？从事该研究的原因是什么？”

这话还得从1994年冬天说起。因为1995年北京要开联合国第四次世界妇女问题大会，出版家们都在紧锣密鼓地筹划出版一些有关妇女的书。那几年因为我主编的《跨世纪文丛》有一点影响，有一天，一位朋友便带来一家出版社的策划人敲开了我的家门，约请我出面主编一套女性文学方面的丛书。主编这套丛书得写一篇总序，这个工作只能由我自己来做。我临时找了一些书来看，创作的和理论的都有，当时给我印象最深的、受启发最大是刘思谦女士的《娜拉言说——中国现代女作家心路纪程》。可能是因为我与刘思谦是同代人的缘故吧，我对她书中的那些基本观点都比较认同。刘思谦不是以西方女性主义（女权主义）为坐标系来分析、研究中国女性文学，而是以中国自己的坐标系（当然也参照西方女性主义）来分析和研究中国女性文学，充分注意到中国社会革命和思想文化革命与中国妇女运动、中国女性文学的密切关系。孟悦、戴锦华的《浮出历史地表——现代妇女文学研究》这样的新锐著作我也看了，觉得很激进，的确很有见地，但并不是所有的观点我都能认同。

这篇总序总算写出来了，收进了我主编的《红辣椒女性文丛》的各本书里（按：《红辣椒女性文丛》共出了4辑18种，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不过真正属于我主编的是前两辑9种），同时又以《“女性文学”刍议》为题发表于1995年4月11日《光明日报》文学评论专刊上。这该算是我在性别研究方面的处女作也是代表作之一吧！

我就是这样走进女性文学研究门槛的，起步很晚，而且是不自觉的，但却一直走到了如今，整整十一年！

回想起来，我第一次参加性别方面的会议，是1995年夏天在天津举行的“中外女性文学国际学术研讨会”，这是联合国第四次世界妇女问题大会的会前会。我带了加盟《红辣椒女性文丛》首辑的张抗抗、方方、斯好、蒋子丹、唐敏五位女作家和出版社的编辑参加了这次会议。那一次参加会议的据说有170余人之多，不少境外学者也来了，可以说是一次盛会。会议组织者安排五位女作家集体在会上亮相并作即席发言，我也被推上了讲台。不知道是谁开了一个玩笑，说：洪常青带着娘子军上台了！说得我有点飘飘然的。在女作家亮相和发言之后，不记得我说了什么可能是不太得体的话吧，引来了盛英女士声色俱厉的申斥。我起初虽则感到有点突然，但很快也就释然了：我以为这是女性长期受压抑的一种爆发或说释放，是可以理解的。以往的种种都是以男性为中心的等级次序铸就的，我也难以逃离它的制约，潜在男性中心意识总不免要时时表现出来。进入女性文学领域以后，不时仍难免以男性为本位来思考问题，这时候有某位女士出来指谬，抑或批判和申斥，都是理所当然的。盛英是我的师妹，我们彼此都比较了解，也许正因为有这一层关系吧，她才会如此直率地指名道姓申斥我。我也并没有因为此事而疏远盛英，我跟她依然和好如初。当然，这类事例在我身上还是极少见的。十年来，我参加过无数次以女性为主体的会议或沙龙，也许是因为我比较年长也比较随和的缘故吧，女士们对我都是友好的、尊重的。在一些会议或沙龙上，我也听到过一些女士的或有偏颇情绪的激进言说，但我都能以平和的心态对待之。我常常对别人也对自己说：男权中心了两千年，为什么就不能让姐妹们出几口气呢？

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女性文学委员会从1995年开始举办的七次女性文学研讨会，我参加了五次，在男性学者当中，我可能算是参加得比较多的。这当然也是女士们对我的一种关照，为此我十分感谢她们。我由此而结识了许多热情而有追求的女性学者，包括内地的和境外的。十年里，从南京，而厦门，从承德，而哈尔滨，再到最近的开封—洛阳，还有2001年大连大学主办的性别与文学艺术圆桌座谈会，同年底香港浸会大学和中文大学联合主办的女性文学委员会的会外会——性别与当代文学学术研讨会，2002年上海社会科学院主办的社会性别与文学文化学科建设研讨会等……每一次会议我都深有所获。这些会议的主要筹备者和组织者都是女性：南京会议的金燕玉和徐采石伉俪，厦门会议的林丹娅，北京—承德会议的谭湘，大连会议的李小江，香港会议的叶少娴和谭国根伉俪，上海会议的陈惠芬，哈尔滨会议的郭淑梅（采薇），开封、洛阳会议的刘思谦、谢玉娥、张凌江，她们都为此作出了无私的奉献。应该说，每一次会议都是组织得很出色的，我赞赏女士们出色的组织工作和细致周到的安排，在她们柔弱的外表后面，既蕴藏着如此强大的生命活力。筹备组织一次全国性会议，非亲历者是难以体会其辛苦的。新时期以来，我负责筹备组织过几次全国性的学术会议，深知其中的艰辛，常常是一次下来，人几乎是虚脱了。就我所知，1998年谭湘筹备组织了北京—承德会议之后，就大病了一场，其他的会议筹组者即令没有病倒，恐怕也得累倒。所以有人开玩笑说：要惩罚一个人，最好的办法是罚他去办会！

女性文学委员会和其他单位所组织的这些会议，以及洪安南、谭湘和毛军英等先后主编的《百花洲》大型女性文学双月刊，荒林主持的“两性视野”网站、主编的《中国女性主义》杂志，王红旗主编的《中国女性文化》……在中国女性文学和女性主义的发展进程中，所起的作用是十分积极的，它们都将被写进中国女性文学和女性主义的发展史册中！

三

十年来，我所写的关于女性文学或性别问题的文章大小小加起来有近50篇，虽然不算太多，但对我来说也算是不少的了，它占了我十年里全部批评文章的四分之一。连我自己也没有想到：在我进入耳顺年之后，居然会用四分之一的时间和精力，投入到女性文学研究和批评之中！

有些文章是作为我批评活动的一部分主动写出的，例如，关于那些女性作家和作品的评论，但不少文章却是在性别会议前后在女士们的催促之下写出的。例如，《女性写作的“私人化”与价值目标》、《关于女性写作悖论的话题》、《关于中国（大陆）三代女批评家的笔记》、《夏娃言说——近年五部女性文学理论著述评说》、《中国女性主义：成长之旅》等。《女性写作的“私人化”与价值目标》导因于我在南京会议上的发言，由于媒体在报导的时候把我推向了反对女性写作“私人化”的一方，我才写了这篇文章澄清事实，阐述我对上述问题的全面看法。《关于女性写作悖论的话题》的雏形是我在承德会议上的发言，承德会议之后又与谭湘和荒林作了一次对话，我把这两篇东西揉合起来便成了《话题》一文，后来这成了一篇比较有影响的文章。《关于中国（大陆）三代女批评家的笔记》是为参加香港的性别会议写的，我为此作了不少调研，查阅了许多书刊，香港会议期间主办方颇为重视，安排我第一个发言；回京以后，我又作了一些修改和补充，因为文章较长，便分成压缩版和原版先后发表，也产生了一定影响。《夏娃言说》是为参加哈尔滨会议写的，评说的是新世纪以来比较优秀的五部女性文学理论著述，《南方文坛》发表了这篇论文以后，引发了一些研究者对这五部著作的关注。《中国女性主义：成长之旅》是为参加开封—洛阳会议而写的，在会议前的半个月，在热情的东道主刘思谦和谢玉娥的一再催促下，我才将与郭素平女士一篇对话中我自己言说的部分，扩充成文；虽然有些仓促，但其间仍然凝集了我近年来对中国女性主义成长之旅的思考，从宏观上提出了一些值得人们思考的问题。此外还有厦门会议中对女性小说“私人化”倾向的讨论文章，承德会议之后对获奖的女作家和女学者的评介文章，大连圆桌对话会的文章，以及先后在《百花洲》、《中国女性文化》和《中国女性主义》、“两性视野”网站上发表的那些文章……

[上一页](#) [1](#) [2](#) [3](#) [下一页](#)

[\[收藏\]](#) [\[推荐\]](#) [\[评论\]](#) [\[打印\]](#) [\[关闭\]](#)

0

[顶一下](#)

上一篇：[成长中的中国女性主义——关于性别的一次对话](#)

下一篇：[面对心灵和面对市场](#)

查看所有评论

发表评论

评论内容：不能超过250字，需审核，请自觉遵守互联网相关政策法规。

用户名: 密码: 匿名? [注册](#)

栏目列表

徐虹	其他
阎纯德	路文彬
李玲	方刚
舒芜	刘伯红

- 热点关注
- [成长中的中国女性主义——](#)
 - [性别意识和超性别意识——](#)
 - [一部现代版的情性交响曲——](#)
 - [钟晶晶：“生活在别处”——](#)
 - [夏娃言说——近年几部女性](#)
 - [《画廊》热过说《画廊》](#)
 - [顾艳：从“本色”到“角色](#)
 - [私人空间和公共空间——女](#)
 - [顾艳：永远的追寻——《疼](#)
 - [“这一个”须一瓜——谈《](#)
 - [生命的再造和张扬——我](#)
 - [首届中国当代女性文学获奖](#)
 - [对人世沧桑和无常的咏叹——](#)
 - [\[陈骏涛\]“女性与文学艺术](#)
 - [毕淑敏：中性的写作](#)
 - [当代中国（大陆）三代女批](#)
 - [自恋和自省、自强——女性](#)
 - [首届中国当代女性文学获奖](#)
 - [首届中国当代女性文学获奖](#)
 - [东坝的悲情与风情——评鲁](#)

- 相关文章
- [话说周瑾](#)
 - [成长的足迹——祝亚峰《性](#)
 - [东坝的悲情与风情——评鲁](#)

- [当代中国（大陆）三代女批](#)
- [答万莲子女士](#)
- [沉潜中的行进——2003—2](#)
- [对人世沧桑和无常的咏叹—](#)
- [一部现代版的情性交响曲—](#)
- [“这一个”须一瓜——谈《](#)
- [《花纹》弁言](#)